

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李克农 | 刘亚楼上将的最后岁月 | “导弹司令”孙继先
赵丹最后的日子 | 储安平之死 | 黄永胜：走向歧途 | 蒋梦麟晚年的不幸婚姻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名人春秋

历史真相揭秘 政治人物兴衰 焦点事件深析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名人春秋

《作家文摘》/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人春秋 / 《作家文摘》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4.5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大字本)

ISBN 978-7-5143-2680-2

I. ①名… II. ①作… III. ①名人—生平事迹—中国—近现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0767号

因时间仓促、发表时间久远等原因, 本书仍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未能取得联系。

请作者及时与编者联系, 支取为您预留的稿酬。

《作家文摘》编辑部 电话: 010-65001508

名人春秋 / 《作家文摘》20周年珍藏本

出品人 臧永清

策划 张亚丽

编者 《作家文摘》

责任编辑 刘春荣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680-2

定 价 56.00元 (大字本)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军界人物

- 贺龙元帅悄然离去……002
- 从未领兵打仗的神秘将军李克农……016
- 刘亚楼上将的最后岁月……042
- 开国上将——王震、杨勇、陈再道……049
- 张爱萍与邓稼先……055
- “杨余傅事件”中的余立金……059
- 王树声大将和他的妻子杨炬……064
- “导弹司令”孙继先……068
- 反正被害的爱国将领陈仪……072
- 抗日名将孙立人……080
- 黄永胜：走向歧途……084
- 百战将军薛岳……088
- 郝梦龄：抗战殉国第一军长……092

艺苑人物

- 徐悲鸿与孙多慈……098
- 爱恨情愁梅兰芳……101
- 马连良之死……104
- 马三立的相声缘……108

方成和侯宝林·····	111
赵丹最后的日子·····	114
孙道临：一个传奇人物·····	119
父亲张君秋的婚姻生活·····	123
上官云珠与蓝马：狂热的爱情不久长·····	128
布衣画家丁聪·····	135
张大千浪游海外的隐衷·····	139
马思聪去国返乡路·····	143
华君武和米谷：延安走来的漫画兄弟·····	148

文史人物

七坛甘草梅——周扬与吴淑媛·····	154
曹禺的第一次婚姻·····	158
胡适与他的表妹曹诚英·····	164
郑振铎苦涩的初恋·····	170
储安平之死·····	175
老舍一生的重大抉择·····	180
郭小川的秋天·····	184
蒋梦麟晚年的不幸婚姻·····	190
徐志摩和三位才女的爱情纠葛·····	193
孙冶方之痛·····	197
舒芜：卷在大潮里的人·····	201
“党外布尔什维克”郭春涛·····	206
黄苗子：干干净净走·····	211
忧郁的黄秋耘·····	216
贾植芳，不愿穿红色夹克衫的老人·····	220
曹聚仁：“谜样的人物”·····	224
毁誉参半傅斯年·····	228

杨宪益：是真名士自风流……232

聂绀弩出狱前后……236

科技人物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中”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246

周培源说：“这辈子不是我追求的”……252

钱三强与何泽慧——原子世界的科学家伴侣……259

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科学家卢鹤绂……267

茅以升的家庭与婚姻……271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夫妇的世纪情缘……275

朱光亚：毕生精力献给“两弹”……282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288

“老白鼻”梁思礼……292

王光美兄长王士光的爱情传奇……296

军界人物

贺龙元帅悄然离去

· 李威海 ·

非同一般的政治任务

1969年6月9日的晚上，一辆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从八宝山革命公墓开出，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

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红火的日子，街道两旁墙上贴满花花绿绿的大字报。10点多钟，街上除了少数热衷闹革命的人，人们都是早早归家，省得偶一失误招来祸端。街上谁也没有注意到这辆灵车，看到的人也以为又是哪家百姓死了亲人，叫灵车前去收尸的。人们万万想不到这辆灵车此行是在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不是去接寻常百姓家的死者，而是去接一位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灵车一路无阻地行驶在长安街上。开车的驾驶员是小张，专注地注视前方，不时按下喇叭，提醒横穿马路的人们，坐在小张右侧的是八宝山殡葬处的副处长彭志刚，坐在后座的是火化车间副主任王锋。三个人坐在车里谁也没说话，只有路灯的光影飞快地掠过车内，从瞬间的光亮中可以看清三人严肃的表情。

他们此行是执行一项政治任务。在“文革”时期，政治任务极多，政治学

习、上街游行、参加各种会议等等都属于政治任务一类。在八宝山殡葬业务工作中有时也有政治任务，但政治任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去世，要在八宝山举行追悼会和火化，许多中央领导要聚集在八宝山参加追悼会。这就要求八宝山的人们在丧葬规格、准备工作、保卫等级上要高度重视、充分准备，不能出一点问题，那绝对是在执行政治任务。另一种政治任务就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这就是去火化那些过去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在“文革”时期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迫害、被打倒，属于敌对分子的人。火化这些人时，知道内情的人被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有时连执行任务的人都不知道详情。

这类业务工作冠以政治任务的桂冠，为的是说明它的重要性和严肃性，而执行政治任务被火化的人无论是领导人还是犯了错误的人，一般都曾是在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或在政治上有较大影响的人。

那时候凡执行后一类政治任务的人，首先政治上要绝对可靠，必须是党员，组织观念要强，嘴要严，业务也要熟练。今天彭志刚、王锋和司机小张就是领导挑选出来的三个党员，派他们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的。

这天上午，王锋接到让他们三人执行政治任务的通知后，就找到彭志刚问什么时间走。

彭志刚说：“我也不知道，反正让等通知，我看今天是回不了家了。”

王锋问：“知道是接谁吧？”

彭志刚说：“不知道，管他是谁呢，叫接就接。”

王锋猜测，这个政治任务很蹊跷，不会是个一般的人物。从领导挑选的人来看就可以分析出来。又是党员，还有副处长、副主任的，小人物不会闹这么大动静。他见老彭还挺认真，就逗他说：“嗨，还保密。这样的政治任务也不是没干过，总不能叫我稀里糊涂地跑一趟啊。”

彭志刚想，老王说的也有道理，执行政治任务虽有保密纪律，但主要是对局外人说的，对内部就无关紧要了，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老王是1945年入伍的老同志、老党员，又是火化车间的副主任，告诉他一点消息相信他也会自觉地守口如瓶。于是便说：“咱们今晚去接留着小胡子、两把菜刀闹革

命的那位。”

王锋一听，脑海里马上就映出贺龙元帅的身影。“文化大革命”前印制的十大元帅的画像和照片以及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彭志刚这么一说，王锋是再明白不过了。

灵车还在长安街上跑着，三个人各想着心事。彭志刚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有些堵得慌，说不出是个什么感觉，“文革”进行三年了，已经好久听不到贺龙元帅的消息了。前一段时间，街上贴满了打倒反党分子、大军阀贺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但彭志刚怎么也不能把贺龙穿着元帅服威风的样子和大军阀、反党分子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许许多多的奇事怪事令小人物们不好理解，昨天的开国元勋，今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的动物本能使他们产生自我保护的心理，自觉不自觉地养成少说为佳的习惯。遇到不理解的事还是免开尊口，说不定哪句话没说对就能招来灾祸。所以车上的三个人脑子里都在琢磨这件事，但谁也没开口议论。

灵车开到西单路口，向北拐弯来到缸瓦市，彭志刚上身前倾，脸贴近挡风玻璃：“慢点开，可能快到了，是兵马司胡同。”灵车慢慢地开，三个人看着西边的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找。

“到了，是这条胡同。”小张打开转向灯，转动方向盘。开进一条胡同，在车灯射出的灯光里看见胡同口的墙上钉着一块掉了瓷的红底白字的铁牌，上面写着“兵马司胡同”。“进吧。”彭志刚说，“慢点开，留神看着点儿。”

灵车马达轰响着，慢腾腾地在这条不算太宽的胡同里行驶。马达声在狭长的胡同里引起回响，声音格外地大，给死寂的胡同带来一丝生气。胡同里，隔很远才有一支度数不高的路灯，昏黄的灯光下一群飞蛾围在灯前飞来飞去，偶尔从胡同旁的人家中传出现代京剧的锣鼓点和高亢的唱段。在这深沉的夜，在这寂静的胡同里，一辆灵车慢慢地行驶，挨门挨户寻找着什么，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一个骑车的小伙子迎面而来，当他眯起眼避开车灯看清这是一辆灵车时，吓得俯下身子飞快地蹬着车子消失在夜幕中。

深夜的兵马司胡同

前面不远，在路的左面有一盏较亮的路灯，十分显眼。灵车开在跟前，小张一踩刹车：“是这儿吗？”彭志刚和王锋向外一看，只见一个古朴的朱漆大门，高高的青砖围墙圈成一个大宅院。离大门不远还有一扇铁皮大门的房子，看样子是车库，院子里竖着一个高高的地烟筒，像是北京城里胡同常住大人物的院子。

“我下去问问。”彭志刚下车走上前。没待敲门，院里的人已听到车响打开朱漆大门。从院里射出一缕灯光，门开处一个解放军用身体堵住门问：“是八宝山来的车吧？”

彭志刚答应着，递上工作证。战士查验了证件，说让等一会儿，闪进门，随手又把大门关得严严的。

“小张，熄火吧，就是这儿。老王，把担架拿下来吧。”

小张把车开到路边停下，熄了火。胡同又恢复死一般的沉静。

彭志刚和王锋从车上把担架取了下来，这时候大门又开了。刚才那个战士又领着一个干部出来了。干部借着路灯看看灵车和彭志刚等三人，接着又四下看看胡同两头有无异常情况，然后点点头招呼道：“你们进来吧。”

干部把他们三个领进院子：“你们稍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说完匆匆走进灯光通明、人影晃动的北屋。

三个人竖起担架，借着灯光观察这个院子。

这是一个古建筑，是过去北京城里王爷贵族住的那种明清建筑式的深宅大院，他们现在是在前院，里面还有套院。就不知道有多深了。外院屋亭高大，房檐高挑，青砖抹缝，朱漆窗框。屋前的回廊是朱漆彩画，既古朴庄严，又显得高雅气派。

从北屋玻璃上映出很多晃来晃去的身影，而且不时从屋里传出低声的口语声，电话铃频繁地“丁零零”地响着，进进出出的全是军人，看得出来这院里发生了大事情。

领他们进来的那个干部从北屋出来，对彭志刚等人说：“跟我来吧。”他们便抬起担架随着他来到西屋。

西屋一直亮着雪亮的灯，但没有人声。刚才他们就猜测贺龙的遗体是不是在这里。当那位干部推开西屋的门，眼前的情形证实了他们的猜想。

西屋不大，也就十几平方米，里面空荡荡的只是靠墙的地方用两条板凳支着一张部队战士睡的那种狭窄的床板。除了这张床，屋里什么也没有。

床上停放着一具尸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裹个严严实实，两头都用绳子扎好，从人们熟悉的贺龙元帅那高大魁梧的身材来看，此人是贺龙无疑。三人不知为什么感到心里发冷，身上发紧，感到有些害怕，按说他们不应有此感觉，他们干殡葬工作多年了，什么样的场面没经历过？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见贺老总死后就这么用白布一裹，连个脸都不准露，心里就不是滋味。

那位干部走进屋对跟进来的彭志刚等人说：“就是这个，你们抬走吧。”他指指床上贺龙的遗体。

三个人谁也没说话，把担架放在床前，彭志刚和王锋抬上身，小张抬下身，一齐用力抓住白布单把贺龙的遗体轻轻地从床上抬到担架上。尸体挺沉，可想贺老总生前有多么魁梧高大。有人帮着打开屋门，彭志刚和王锋抬着贺龙头部一头在前，司机小张抬着脚部一头在后向屋外走去。

院子里也站着一些从各屋走出来的军人，他们默默地站在院当中，注视着彭志刚等把贺龙遗体抬走。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有一点表示，院子里就和没有人一样。彭志刚等人真受不了这份寂静，平日到百姓家去接尸，都会遇到死者亲属难舍难离的悲痛场面，听到亲属们撕心裂肺的哭声。对这些他们早已是习以为常了，而像今天这么安静的场面却从未见过，反而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院门口的卫兵给他们打开大门，出门之后，只见胡同两边已站了哨兵，防止闲杂人员靠近。其实这是多此一举，已经11点多了，大多数家庭已经入睡。没入睡的也不会出来闲逛了，胡同里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不知什么时候开来的两辆军用吉普车，一前一后地把灵车夹在了当中。他们把贺龙遗体送入灵车后部，随后有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

“跟着前边的车走。”车上一个看样子是负责的军人对小张说。

小张点点头表示明白，等前边的吉普车尾灯一亮他也跟着发动了马达，紧跟前边的吉普车驶出兵马司胡同。

灵车拐上长安街，小张从后视镜里向后看了看，见后面的吉普车亮着大灯紧随其后，灵车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军人们一脸严肃目视前方，挺直腰板端坐在座位上。这支小小的车队飞驰在长安街上，若有人看见定会感到奇怪，怎么两辆军车护送一辆灵车？但任凭他们怎样猜测和联想，也绝不会想到就在今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体委主任、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元帅贺龙同志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凄惨地死去，被送到八宝山火化。

孤寂的八宝山送走了贺老总

灵车驶到八宝山已近午夜12点了。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门口，前边的吉普车向右一让，司机从车窗里伸出手挥动着让灵车先走。他们不熟悉八宝山的路，小张短促地按了一下喇叭，一加油开到前边带路。

公墓漆黑一片，万籁无声。灵车大灯射出笔直的两道光芒掠过一座座坟墓和一个个墓碑，墓碑上逝者的照片像是在看着他们，猜测在另一个世界又来了哪位客人。

灵车一直开到火化车间的门口，吉普车一左一右地停在灵车两旁。军人们跳下车，“乒乒乓乓”地关上车门，这声音响在夜里，连他们自己也吓了一跳。一阵夜风吹来，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令人直起鸡皮疙瘩。见无异常情况，负责的那个军人对彭志刚说：“抬下来吧。”这些当兵的话很少，从打见面起，他们就没吐露一下死者是谁，连个化名也不讲。

彭志刚三人把贺龙遗体从灵车上抬下来，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

“好了，没事了，你们休息去吧。”为首的军人客气地对彭志刚说。

“那我们就走了。”彭志刚三人和军人们打个招呼算是告别，就知趣地离开了火化车间。火化工刘占海已等了好几个钟点，他听见汽车马达声就从休息

室出来，果见彭志刚、王锋和小张把接来的尸体放在轨道车上。他见有军人在一旁就没走过去。他是党员，经他手火化的领导同志多了，这回他一下就猜到是哪位“犯了错误”的领导同志逝世了，又是连个姓名也没有，连个脸面也不让露，不让外界知道此人已不在人间。碰到这类政治任务，最好把自己当作聋子、瞎子和哑巴。看见的装作没看见，听见的当作没听见。

征得军人同意，刘占海在几个军人的注视下，按动电钮把轨道车调到炉口，他回头看看负责的军人，那人肯定地点点头，刘占海就把轨道车送入炉内，车子自动打开，尸体落在坑面上。尸体一进炉便腾地燃起烈焰，裹着尸体的白布单燃起橘黄色的火苗，烧成的黑灰在热浪的冲击下在炉内上下翻飞舞动。火焰包住了尸体，看不见炉内是何人。

凌晨一点多钟，刘占海打开炉门，见尸体已火化完毕。一块块雪白疏松的骨灰已掉落在坑底。可以熄火了。于是他关油门，让风门继续开了一会儿，使炉内降温，然后开始出灰。这时军人们也围拢过来，好奇地观看人火化后到底烧成什么样子。

刘占海用钹子把灰扒出来，接在接灰斗里。骨灰还烫手，晾了一会儿，一个军人拿出一条早已准备好的白布袋撑开：“倒进来吧。”刘占海端起灰斗把骨灰倒进骨灰袋，心里却在想，又一个冤魂离开了人间。军人把骨灰袋扎好和刘占海说：“好，辛苦你了，我们回去了。”军人们也不和刘占海握手，刘占海猜测他们可能也避讳这个，就照干火化这行的规矩，不说“再见”、“回头见”、“有空来”一类的客气话送别，只是说：“慢走，不送了。”军人们上了车，马达一阵轰响，车子消失在林间小道上。刘占海伸展双臂，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把车间的灯关掉，锁门，拿着手电筒照着路，回到宿舍往床上一歪就睡着了。

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

过了两天，有两个军人来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的。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

于是业务人员就给他们办理了存放证。因为具体承办人员不了解死者是谁，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所以就按顺序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任谁也猜不到，这个王玉的骨灰盒就是大名鼎鼎的贺龙元帅的骨灰盒。

在老山骨灰堂，工作人员把军人引入地下室，按指定号码位置请他们把骨灰放好。工作人员见这个骨灰盒是7元一个最廉价的一种，揣摸死者可能是个平民百姓。可奇怪的是两个军人把骨灰盒放下转身便走了，而不像其他死者亲属或单位代表，一般举行个小仪式或献个小花篮什么的。工作人员摇摇头，啧啧嘴道：“人死如灯灭，人啊，是最无情无义的了。”

从此，贺龙元帅就留在老山骨灰堂的地下室里与百姓们在一起，享受不到和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一起进入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的殊荣和待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外面的世界不断发生着变化，唯有这里没有变化，仍是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岁月的尘埃覆盖在骨灰盒上，每年的清明节或是死者的周年，老山骨灰堂总要有成千上万死者的亲属前来扫墓、祭奠亡人。他们把久藏在地下室的骨灰盒拿到外面，让他重见天日，享受一下阳光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体味到人间的亲情。人们抹去骨灰盒上的灰尘，把鲜花、美酒和食物敬献在亡人的骨灰盒前，鞠躬致哀、寄托情思。唯独这个骨灰盒从未有人祭扫过，孤独地待在地下室骨灰架的最底层，好心的骨灰堂工作人员见无人祭扫这个骨灰盒，便隔一段时间把它擦拭一遍，不让它蒙染灰尘。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一晃就是六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文革”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又神话般的出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的工作已经开始。中国又出现了晴空和阳光。被冷漠遗忘六年的黑色骨灰盒也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

1975年6月初的一个日子里，八宝山业务科的赵德路仍和往常一样忙碌地办理丧葬业务。

“老赵，你出来一下。”

赵德路抬头一看，是副主任赵玉亭在叫他，就跟他来到屋外。走出屋，见有两个人已等在那里，其中一个军人他认识，是军委办公厅的石科长，凡部队上大军区级以上的高级领导在北京去世，后事都由他具体来办。另外一位中等个儿，穿一身蓝色中山装的人就不认识了。

赵玉亭给他们互相介绍：“这是我们业务科的老赵。”他介绍穿中山装的人说：“这位是中央专案组一办的同志，石科长就不用介绍了。”

赵德路和他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干殡葬工作的，人家不主动握手，自己是从不主动伸手的。免得强人所难，搞得双方都尴尬。

赵玉亭说：“老赵，你陪他们到老山骨灰堂取个骨灰。”

“到老山骨灰堂？”赵德路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可骨灰怎么没放革命公墓骨灰堂，却放老山骨灰堂。不对吧，那里可是平民百姓存入骨灰的地方啊。

赵玉亭见赵德路还想问什么，就说：“是老山骨灰堂，你陪他们去吧。”

赵德路当时也刚从干校下放劳动回来，办事说话还是习惯地谨小慎微，见赵玉亭不说，他也就不再问，言多必失的道理他知道。

“老赵，上车吧。”军委的石科长催促老赵，“车在这边呢。”

赵德路这才看见不远处停着两辆黑色的卧车。他和石科长坐进前边的那辆白牌的军车，中央专案组的人坐进后面蓝牌的卧车，一前一后向老山骨灰堂驶去。

老山骨灰堂在八宝山西面不远，坐车三五分钟就到了。两辆小车顺着旁道开上建在山坡上的骨灰堂，下车后，赵德路陪同他们一起走进骨灰堂。

一进骨灰堂大门，就见刘春生在门口值班，他见门口开来两辆车，就知道来者非同一般，又见来人由赵德路陪同，知道是有来头的，来取的骨灰也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忙迎上去问，“老赵，有事吗？”“嗯，这两位同志要取个骨灰。”赵德路指指旁边的石科长二人。

中央专案组的人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骨灰证给赵德路：“就是这个人，麻烦你去取一下吧。”

赵德路接过骨灰证，低头看骨灰证上填写的名字是王玉。他脑子里飞快地

搜索着那时报纸上刊登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名字，好像没有这个名字呀，何况这名字像个女人或小孩的名字。嗯，不用说准是为了保密而用的化名。他把骨灰证交给刘春生，刘春生看了看：“在地下室呢，咱俩去取吧。”

刘春生和赵德路沿着地下室一级级的台阶走下去。迎面扑来一股地下室特有的阴湿气味。拐过两个弯就到骨灰室了。这里竖着一排排高大的骨灰架，上面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有许多格子，都按顺序编了号。

刘春生业务挺熟，熟知每一个骨灰盒摆放的大体位置，他拐了一个弯，径直来到西边一排贴墙而立的骨灰架前，又看了一下骨灰证上的号码，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了一个骨灰盒交给赵德路：“给，就是这个。”“是这个吗？不会错吧？”赵德路接过骨灰盒有些不太相信，这7元钱一个的骨灰盒能是大人物用的吗？连一般的群众，家境稍微好一点的也会买个像样的骨灰盒，让死者有个体面安逸的地方，这对死者、对活人都是一种慰藉。再说这个骨灰盒边连个照片也没有，上面蒙了不少灰尘，刘春生摸过的地方清晰地留下几枚指印。存放时间肯定有几个年头了。而且肯定没有亲属来祭扫过，否则骨灰盒不会这么脏。

两人捧着骨灰盒一步步沿着楼梯走上来。

石科长快步迎上去接过骨灰盒，他见骨灰盒上有许多灰尘，便说：“老赵，给我块布抹一抹吧。”

石科长把骨灰盒放在走廊下的石凳上，问赵德路：“没错吧？”

赵德路又看看骨灰证肯定地点点头：“没错！”

中央专案组的人也进来看了看：“对，是这个。”

刘春生找来两块干净的抹布，和石科长一起把骨灰盒上上下下擦得一干二净，显现出黑色大漆的本色。

石科长俯身捧起骨灰盒对中央专案组的人说：“那就交给我了。”

“可以。”石科长又放下骨灰盒，从左上兜里掏出钢笔，四下摸索着口袋找纸。

“我给你找张纸去。”赵德路从办公室一张桌子上顺手拿了一张信纸给石科长，石科长就着石凳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